

千年榧树王的子孙们

浦子

(一)

有名，短者无名。穿过其中的大狮子与五狮山隧道，我想起了原始密林；钻进坐地山隧道，莫名其妙跳到《西游记》。黄埠大桥以村庄来命名，这个从前的渔村后来的山村是我小脚外婆的家，她作古多年，那时代的老建筑留存至今。有座大桥干脆以影视城来命名，是能在车里看见象山影视城，一片形制完全不类周边村落的建筑物：战国城、宋城、唐城……使古代平白崛起。

这是一个更远的远方，拟古布局与人物，重构了历史现场。影视城落在小灵岩之下的一片海塘平原，四周依然是本土和当地面貌，小灵岩山，黄公岙村，荷花塘，小河蜿蜒，占大头的是绵延这一带的蔬菜基地。

与之比感强烈的却属山上的玻璃栈道——悬挂高空，透明无物，超现实。

未来最近。末从隧道钻出，已是另一村落，另一片田野、水面——实际上大同小异。村庄一簇簇的在山脚、海岸或平野正中闪闪发光，光亮来自楼顶的各色彩瓦，还有大片粉墙。冬天没能使它们黯淡。应当枯黄的原野，蓬松着大量的果蔬大棚，仿佛人们给大地穿上了银白保暖服，也闪闪发光。红美人柑橘的季节仍未过去，草莓季正在展开，甜美被保留在其中，等待春天揭开它们，大地重现锦绣。而水面只见银光，无论是水库、河道、港湾。水寒鱼肥。近旁闪过的山色苍劲，松树、冬青、香樟、毛竹一身老绿，银杏、泡桐、乌桕、朴树露出了干净利落的细枝条组合出冬日下的团团烟云。

一路高高打，略过所有的海塘地，也就抹去了仅有的起伏。能回望到的时光都不遥远。逆流而上，从新鲜出笼的这条细枝末节到沈海高速，中国北南方向主干线，初建于上世纪80年代。得益于其坚持不懈，庞大与经久不衰的存在终于到来。路上，看到了甬甯二字，代表着从宁波到东莞，沈海高速的西并行线之一。排序一下，我脚下的这条是支线的支线。

仿佛在内室与异地之名相遇，遥远感一下子扑过来，怀里就被塞了一把远方，距离错位，一切又近又远。

在此之前，只在异乡偶尔看见“象山”二字，显示返乡在望。显然，我更愿意在家乡见识远方：地名、人物、风景与味道……至于面前，金沙滩、青山、大地上的所有果实、海水里的小鲜，还有好奇之心，同样会滚动在这条路上。

沿着它，继续从致密和空虚中无缝穿过，只有眼睛体会到从桥梁到隧道反复的明暗切换，还有心思沿着路前路后无限量：奔涌的热度与盎然的生长节拍正源源不断传递，仿佛拉着它的衣襟贴紧了大时代本身，证实不只是高度、深度、宽度，仅仅长度也足够人沉淀出自信与耐心。

高速南端出口已是石浦港北岸，从中国水产城望向对岸——南岸是鹤浦，同样含水量很高的地名，是我的老家。

一截这样的路，放在全局的成就感极其微小吧？但我曾经说过，这里每一条路的前头都有无数人沉迷，以致在不远的族谱里，人们往往翻得到沉没于汪洋的祖先。

被时空阻隔，有时意味着时空的直接沉没。一截路伸过来，终结了历史，不论长短，都具备到位的喜悦感，极其个性化而深切持久。

石浦港南北岸现今通过汽车轮渡连接，虚拟的行程里，横渡这条海峡的路直白表现为一条虚线。如果让我想念的人到达那里，还得漂洋过海一小段。延时是肯定的，不确定性也是有的——大风刮起时，进入汽渡的路口还会挂起“断”字。很决绝——不用惯常的“停”字。

还差更小的一截。天涯海角这个陈词滥调仍逗留于我的辞典，同时注意到本埠新闻里有人在提海底隧道，铁路则有确切的消息——都是当地新的交通热词。

象山有敬客的传统，不排除从前每一次相见都是侥幸越过千山万水的结果，甚为感激。至此，每一次庆祝属于不断提醒，生活在万象山海之处，想的东西得特别长久实在：路，还是路，盯住路。事实如此，无论哪个层面，路都是最紧要最昂贵的。

风切着车身呼啸，我决定戴上帽子，摁下车窗。放它进来的同时，想到风走过世上最远的路，人做过世上最美的梦。你是谁最远的行人？谁又为你带来最远的那个行人？确认不是风，而是路，一条实实在在在铺过高山、铺过大海的路。

宁海县黄坛镇茫茫大山里，有一个叫榧坑的古村落，因建村前漫山遍野的榧树而得名。我站在一棵千年榧树王前，伸出手去，仿佛拥有了千年时光。镇党委书记葛军伟说，这里为何成了榧的集中生长地，尚有待考证，而榧确实是大自然给予榧坑人的恩赐。

榧是一种古老植物，《春秋》《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古籍中，都有关于榧的记载。作为一种常绿乔木，它的果实叫榧子，像瓜子、花生一样，炒制以后可以食用。然而多年以来，野生榧子不过是榧坑人过年时吃的一种干果，并未给榧坑居民带来太多财富。

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

(二)

1990年的一天。有村民望见榧树下聚着一群人。走近一看，是村干部领着乡镇和县里的干部在“看风景”。风景就是那棵千年榧树王。

陆续来了七八个村民，大家向领导们吐槽：有啥好看的，它长在这里上千年了，都成精了，我们还不是穷得叮当响。

村干部说，每年不长榧子吗？

村民一脸不屑：这榧，不过是过年时孩子手里的一捧坚果，产量低，值多少钱？

哈哈，村干部笑起来：看看来了谁，这是乡政府干部，这是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县委常委陈小兆。

村民们都把希望的眼睛盯住了陈常委。



轮回

钱钢 摄

(三)

如何让古村村民接受新事物？科普是最好的唤醒方式。

一天，一位操着外地口音头戴毡帽的男子，出现在山地榧树下，不时地指指点点。他是县乡干部从诸暨市农林科所请来的榧专家任钦良。任钦良后来在榧坑做了14年技术辅导，贡献巨大。他又引进了一位土专家，土专家在老家种了好多榧。

开始时，任钦良说的是当地方言，村民听不大懂，后来双方改说普通话，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村民说，这树栽下后要过20年才能吃上果子，怎么让人等得起？

专家说，20年走的是弯路，今天我教你们一条直径，10年就能挂果。他所说的直径就是嫁接技术。他手把手地教，聪明的村民一学就会，有些迟钝的多学几遍也会了。

村民还是担心，原来的木榧挂果率普遍不高，如何提高产量？

那就好比娶了媳妇要同床，专家笑着打比方说，榧树有雌雄之分，如果离得太远，雄花粉到不了雌花上，就会影响挂果。每年4月中旬，他就让农户采集雄花备用，等到雌花盛开时，喷上雄花粉。挂果率很快提高了。专家说，还得疏果，去掉一部分过多的幼果，才能获得优质果品和丰收，村民照着做了。

村民又嫌10年挂果太慢。专家说，还有办法缩短。村民忙问有啥办法？他反问：你家的猪是如何催大的？村民一听就懂了。施肥，浇水。这施肥也有讲究，得观察树的长势，看树出现什么症状，一年四季科学施肥。如此精心抚育下，榧苗种植七八年后果然就挂果了。

不料野猪来凑热闹，肆意糟蹋榧。村民找专家询问，这下专家有些犯难了，野猪可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惹不得呢。

黄坛镇原党委书记王宏伟，对前去请求政府支持的村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大家各自想办法，有效、平安即行，高手在民间呢。回村后，村民们有的在新种植的榧苗地上筑起围栏，防范野猪，有的采取了“秘而不宣”的有效办法。总之，野猪之祸在逐渐消失。

(四)

独木难成林，榧树王的意义在于子孙满堂。

镇上山里的干部明白，如果没有规模，形不成产业，当地的榧种植就没有优势可言。

1991年，杨染村集体与榧坑村胡姓村民个人以大苗种植榧，通过人工授粉和别的技术，2000年就挂果了，市场上每斤卖到几百元。价格最高的一年，榧青果每斤38元，炒制后达到350元。呵呵，手里一捧榧，价值好几百元呢。一传十，十传百，榧的经济价值让村民们心动。

这一次，干部与村民想到了一块，那就是榧种植的扩面。可是如何扩面？政策规定，村民承包的山地面积不能变。正是冬天，干部与村民在屋里烤火取暖。火坑里的柴烧没了，这边的人递过去一根，那边的人递过来一根，干部一拍脑袋，说，这不

工友

树叶在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脸孔像烟一缕一缕地从别人的记忆中淡去

我的工友如一颗流星从这座城市走失

其中有片叶子叫阿莉有人说她回到了黄土地有人说她做了二姨车间的风依然叫着阿莉阿莉

寻找感动(外两首)

秋水寒烟 又见杏花中的村庄
雁啼惊醒 柔肠寸寸
寻寻觅觅 风雨兼程
谁在易碎的心上安家
谁在询问你遥遥的归期
走了很多弯路你又回来
往事的唇边 你拨动麦叶的竖琴
企图唤回内心的真实

你依然操一管风雨行走的笔
真诚而平易近人
坚信一树梅花是最好的雪
打开的花枝是雨水和宣纸
是自己的血
蘸一点爱 蘸一点情
一片薄脆的心弦上
涂抹寻觅的人生

短歌

故事古老又重复
是江南小调
是我们吟过的季节
低回 绵长
幽幽地起自远方
或更加遥远的汉魏初唐

相对无语
任有情风
自我们脸上
同样年轻明媚的脸上
掠过
悲喜 苍凉 有些寒意

最远的行人

赖赛飞

一小截路，也带一地人一段前程。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穿越家乡的座座山峰与道道海港，说纵深感是浅了，直觉走在了它的骨子里、血脉里。

万象山海、千年渔乡……十分海鲜、一曲渔光，象山用来概括当地人人文地理的首发词“万”字当头，契合随时负山面海的心境——豪迈而复杂。

同样复杂的2021年，临年尾，建造了数年之久的石浦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新桥至石浦段正式通车，这意味着：从宁波市区到石浦镇全程高速，车程从过去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

很多年了，高度相似的句式屡现各地，包括象山，反复展示时空折叠之下的神奇。将之一帧帧续接，时间的镜头前推，这个拥有六百余个岛礁的东南沿海县就一步步由远及近，面目清新刚烈犹如刚出水的生猛海鲜。

与万象山海不同的是，作为当地人，算上以前，我想到遍数最多的词仍是天涯海角。是镜头一次次地闪回，使其一步步退回烟波渺茫处。

受众深度细分的时代，某种事物的露面还能引起人集体围观一致肯首的，路仍算一种。至少在我这里，路紧贴山海之词而至。它不仅向着前方，还向着四面八方，直到有一天，端点触及我的门前。当然，凡经过象山的路必含穿山过海的诸多隧道与桥梁——甚至河流都是从前的海港。

用“尽早经过”来表达对新路的敬意。海滨冬日，晴冷，一家人趁周日舍弃沿海南线公路，特意从东到西横穿大半个县城，经过史家山隧道，从墙头镇进入高速。这些年，同步思考与行动的当地人可能从新桥、茅洋、定塘、黄避岙等乡镇街道进入。算起来，同一条高速公路支线在象山留下六个通道，仿佛同时打开的六道门，比起其他县城十分罕见。想必是地理特殊所致：象山呈条状外挂于东海之滨，岸线曲折，平面上又山一程水一程，以致各乡镇街道隔山又隔海。

内心再次为路所搅动并当场记录在案的并非我。连续几天，此路立于信息交换要冲，很难无视而过。留意到其中有个叫佩珍的，这些年驾车如流云往来于宁波与象山。作为正宗石浦人，高速开通的当天，她在朋友圈发布如下：

16岁那年，开启了老家石浦到县城一中一年两次的旅程。那时候，大巴车翻山过岭需要2小时40分钟才能到达。第一个中秋节，看着近路都回家了变得空荡荡的宿舍，躺在老家中旧瓦屋顶下的高铺上，流下了思乡的眼泪。那时候县城到宁波要4小时，到杭州要8小时。今天从零点开始，宁波到我家乡就只要一个多小时了。很庆幸，40年时光，看华夏巨变，我们真是最有存在感和升级感的一代，也应该是懂得珍惜的一代。

这段随手记里，时间精确到分，场景被泪水打湿。这种经历与感受日常又经典，带着熟悉的配方：原地翻转——由感伤无助到欣喜莫名。

从进入象山的象山港大桥算起，由北向南纵贯县域的高速公路从象山港经过西沪港、蟹钳港、大塘湾流域直至石浦港。

听上去，似乎海水正通过大地上的裂口深深侵入，事实上却是对当年大海的保留。此刻，一路桥隧所形成的完整空中走廊里，我得以俯视过去的大海——眼下的片片海塘沃野，直观地感知一座座山峰曾经以何种布局浮现在海面。它们之间潮流奔涌。

现在奔涌的只有风与车流以及想象。

粗略计算，境内50多公里，桥隧不下20处，接近全段，长者

就是合作旺火哎。

何不搞一个合作社？村民纷纷说。

就这样，榧种植合作社办起来了，大家以自家承包的山地和资金投入。有的选一个户主当家，有的聘请一个外人当家。这是扩面的一种办法。

另一个形式是反租倒包，即以集体的名义向农户反租山地，再以一定规模形式进行招投标。为了保证全过程合法合规，村里采用了宁海县农村普遍流行的“五议决策法”程序（党支部提议，经两委会议、党员会议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等程序通过后，交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招投标信息，公开招投标，中标者为经营者）。山是村民的山，却看见干部的忙碌身影。反租倒包需要成片山地，如遇村民不通，干部就上门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镇林特站高级工程师林振杰对此最有感触，他回忆起，每有这样的项目，他一定与别的干部一起，上山勾图，确定四至，随手计算面积，每宗山地的流转要去十多次现场。

合作社与反租倒包（家庭农场）都是山地流转的形式。两者各有所长，前者较为稳定，后者由于引进了竞争机制，更具生命力。当前全镇30多家亩百亩以上规模的种植户，都是通过山地流转取得的。

还有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即几棵、十几棵、几十棵榧苗由集体栽培成活，再通过小范围的招投标，承包给农户。

榧承包合同一般设承包期50年，前10年为造林与抚育期，不上缴承包款，从第11年起，每年以承包协议定下基数的15%递增，承包期满后，承包范围内的树木与地着物归集体所有。

与别的地方承包缴纳现金的做法不同，榧坑村的承包不收款项只收实物，即从第11年开始每一亩缴纳集体10斤榧，次年递增15%。

(五)

黄坛镇双峰山目前榧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5万亩，明后年进入高产期，榧单亩产值5000万元，从业人员近千。镇党委书记葛军伟来镇上任职不到半年，深感肩头担子沉甸甸的。

从1990年栽种榧树开始，镇上村民的致富梦能不能圆？如何圆？榧初产的时候，因为数量少，一出产就销完。开始只是乡里销售，渐渐地进入县城，后来，进入了宁波、杭州。那时销售模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这种销售模式虽然稳定和低成本，可是，必须突破。

销售公司成立了。最早建立的是双峰山农业服务公司。它的职责是提供种苗、肥料、技术指导、收购和销售。撤乡并镇后，镇里成立了相应的公司，职责基本相同，又注册成立了黄坛镇榧产业协会。协会请专家授课，组织种植户外出参观，帮助销售……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此后，陆续有一批以榧为主的公司成立。2007年注册成立的宁波山里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家企业以“山里向”为品牌，总经理胡雷杰是新一代农民，且在宁波大学进修过市场营销，有目光，善经营。公司承包了200亩、570株榧树，承包期40年，之后所有榧树归集体，以抵缴承包款。2016年前公司亏本经营，2019年持平，2020年实现盈利。

村民以往炒木榧，与炒瓜子、花生、蚕豆一般，只是炒熟而已。专家说，现在的榧炒制还需要更多技术。掌握火候是关键，太烈则焦，太弱则生，口味是榧的魂魄，俗话说众口难调，要找到一种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味儿；榧的壳比较坚硬，一家公司在炒制时从别的干果中得到启发，将榧加工炒制成“开口笑”，深受市场欢迎。除了各公司自行包装外，农户的榧由镇里的榧包装中心统一包装。

干部还真会动脑筋，2011年，镇里注册了“双峰榧”的商标。2019年7月，该品牌又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2年起，榧文化节在欢快的气氛中举行，“擂台赛”“产业发展论坛”“榧王评比”，活动一个比一个精彩，吸引了外地客人和各路媒体，“双峰”榧的知名度日益增大。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镇长金赞说，最近镇里正在筹建集加工、包装、展示、电商等为一体的黄坛镇现代农业服务中心，为“双峰”榧经营者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准备成立黄坛镇品牌指导站，统筹全镇品牌管理和服务指导工作。

今年春节走访亲友，看到许多家庭的果盆里有宁海的“双峰榧”，作为宁波人，我打心底高兴。榧坑那棵千年榧树王啊，它的子孙越来越多、越来越香了。